

許多人習慣帶着手機或書籍雜誌進廁所，在馬桶上一坐就是十幾二十分鐘，享受難得的獨處時光。這種所謂的“馬桶情結”，你有嗎？

中國台灣歌手吳克群，就喜歡坐在馬桶上思考。他曾經在媒體見面會上說：“我坐在桌子前面是無論如何都寫不出東西來的。最大的靈感集散地是廁所，我坐在馬桶上就超有靈感。《周星星》就是我在馬來西亞一家酒店的廁所里寫出來的。”

在一些影視劇中，也常出現這樣的情景。一個人待在廁所里，坐在馬桶上悠閒地看書、看報紙、玩手機。一段時間後，外面有人拍門大叫：“怎麼還不出來，掉廁所里了嗎？”這時，他才意猶未盡地從廁所出來。

當人類運用工具和通過勞動，漸漸獲得與自然抗爭的實力後，就開始結束長期遷移、顛沛流離的生活，修築房子安定下來。房屋讓人類的個人生活變成一種隱私，自然而然，如廁這樣一個問題，也變成一件私密的事情了。

在中國古代，對於廁所有多種說法。大略言之，就有匱、溷、清、匱、匱、屏、廁等。“屏”本指當門小牆，作蔽障之用；“匱”是偃伏；“廁”義取偏側，不難發現，它們都含有“隱蔽”的意

坐在馬桶上更容易思考人生

義。故《廣雅·疏證》中王念孫說：“匱(匱)與屏皆取隱蔽之義。”而《急就篇》中，“屏、廁、清、溷”，顏師古注雲：“廁之言側也，亦謂僻側也。”可是，古代人如廁，並不像現代人這麼方便。輕輕一按便乾淨無異味的抽水馬桶，直到16世紀，才由英國一位名叫約翰·哈林頓的教士設計出來。抽水馬桶的發明，減少了疾病的傳播，改善了衛生條件。

同時，人們待在馬桶上的時間也越來越長。美國的一項調查發現，人們平均每天花在衛生間里的時間長達35分鐘，並且這個時間還在不斷增多。42%的人表示，喜歡在衛生間里看報紙、書籍；22%的人愛在衛生間打電話；還有10.5%的人會在衛生間看視頻、聽音樂等。也有很多中國男性表示，在家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坐在馬桶上。

喜歡坐在馬桶上的人，並不僅限於在家。有不少人在單位工作時，同樣喜歡上廁所。不過理由卻是五花八門：“工作辛苦了，上個廁所偷懶，就多待一會兒”“心情煩躁的時候，去馬桶上坐會兒就舒服多了”“腦子里很亂，上廁所的

時候能清理一下思路”，等等。

有心理學家做過問卷調查，發現男性要比女性更喜歡坐在馬桶上，而這很可能是由於男性承受的壓力比女性更大，但釋放壓力的方式卻更少。除了坐在馬桶上能釋放壓力外，有生物學家發現，當身體彎曲、充滿張力時，精力最集中、思維最活躍，而坐在馬桶上時，差不多就能讓人保持這樣的姿勢。所以不少人覺得坐在馬桶上能獲得更豐富的靈感。

也有人單純地喜歡在馬桶上坐着。在狹小的廁所空間裡，人對着四堵牆，思維能充分地發散，還不必擔心有人闖進來打斷思路。如廁令人有安全感。

心理學家伊斯特·布霍茲認為，獨處是個體建構和重構自我功能的一種需要，目的在於增強個體的感知力、認知組織能力以及幸福感。坐在馬桶上是人進行獨處行為的一種表現。人選擇獨處時帶有一些積極的目標，比如獨處的時間能幫助個體自我認知、獨立思考、激發創造力、提高工作效率等。所以，人坐在馬桶上時會感覺思維更加活躍和清晰，不受外界干擾。



存 在

在日本東京都葛飾區，有一間不起眼的“內山果子店”。店主內山先生守店50年，從滿頭青絲守到白髮蒼蒼。

他今年已經90歲了，還每天日出開門、日落關門的時候，人們會發現，小而窄的貨櫃上只擺着幾種香煙，再無其他貨品。

其實兩年前，內山先生就想停止營業了，但是他說：“有一位顧客把一個包落在了這裏，他或許有一天想起了，會找來，我在等他。”到現在，健健康康的老人每天還在等待包的主人。

二

宿舍樓下的小餐館，是個夫妻店。男的掌廚，女的買菜、打下手。我20多年前剛到南昌時，經常到這裡吃飯，當時店里食客不多也不少。

直到現在，我幾經折騰，從南昌到廣州再到深圳，最後又回到南昌。20多年過去，住處所在的那條街上，大大小小的餐館一家家或頻繁易主或倒閉，樓下的小餐館卻容顏不改、江山依舊。

老闆娘說：“開小店不指望賺大錢，能養家餬口就好。來這兒吃的，多是旁邊醫院的病人家屬。我的店在這兒，他們就不用走很遠的路，也消費得起。”

原來，人生途中，最大的勝利莫過於——贏了時光。

“我一直在，只因為你會來。”許多普通的日常存在，都是我們彼此生命里的花開。



我家後面是山，攀上半山腰的鄭成功廟，可以見到山腳下的台北故宮博物院。

兩星期前，走在山路上，有位看起來近70歲的老先生跟我打招呼：“早呀。”我趕緊禮貌地回應。走在大街上沒事笑臉迎人會被當成精神病，可是爬山的人卻習慣相互問候，可能山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吧。

下山時，巧呀，又遇着他。忍不住看他的打扮，穿的是20世紀80年代台灣公務員流行的灰色混紡青年裝。一手提公文包，一手提雨傘——等等，不是公文包，是手提電腦

包，裡面應該沒有電腦，否則不會那麼輕，大概他隨手找了個包便拿來裝雜物吧。

輪到我問他是不是住在附近，他搖着頭頂稀疏的白髮，以近似河南話的鄉音回答：“不，遠着呢，搭地鐵出來走走。”

忽然，我想到德國一本關於旅遊的書《我出去一下》。作者某天對友人說他出去一下，沒想到他從德國一路往南，踏上歐洲人的朝聖之路，由

引子

1845年，美國作家梭羅只身來到瓦爾登湖，自己搭建了一間小木屋。獨居2年零2個月零2天後，他悟出了這樣一個道理：“如果一個人，能滿足于基本生活所需，便可以更從容、更充實地享受人生。”

在這個物欲橫流的時代，每個人都渴望能擁有更多。然而，返璞歸真，才能讓自己清空雜念，過簡單清爽的生活。從物質、到精神，人生的每個維度都可以刪繁就簡。

隨着你定期扔掉不需要的東西，你會越來越清楚：什麼才是你真正在乎的。

一、放棄無用的社交

曾經看過這樣一條評論：到了一定年齡，必須扔掉四樣東西：

沒意義的酒局，不愛你的人，看不起你的親戚，虛情假意的朋友。

我曾遇到過這樣一類人，總是將“人脈”二字挂在嘴邊，最大的愛好就是炫耀自己有多少微信好友。刷朋友圈時總能看到：今天他又參加了哪些大咖的聚會，昨天又在KTV的某某包廂喝到不省人事……不管是什麼酒局都能看到他的影子。然而，所謂的人脈，不是集郵，並不是靠幾次酒局就能建立起來的。更多時候，你會發現，自己付出時間和精力去維護的，都是無用的社交。你花盡心思想要從你認識的人中榨取利用價值，到頭來也許會發現：人家根本沒把你放在眼里。

作家李尚龍說：如果你自己不強大，那些社交其實沒有什麼用。只有等價的交換，才能得到合理的幫助。

有時候，那些不那麼擅長交際的人，反而顯得可愛。出道這麼多年的梁朝偉很少傳出過負面新聞。他不喜歡交際應酬，總是和外界保持着一定的疏離感。

張國榮在訪談上曾經這樣提到過梁朝偉：“偉仔是一個很怪的人。我、王菲等一幫朋友經常在他家打牌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，只有偉仔不參加。他竟然一個人躲在一旁喝茶。”一拍完戲，大家出去喝酒唱歌，梁朝偉卻總是一句：“你們玩，我回家。”

內向又不愛交際的他，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有聲有色，比任何人都享受孤獨。他喜歡讀書，從沈從文、村上春樹、三島由紀夫，讀到勞倫斯·布洛克。

他會自己買張票去中央公園看雪景。他沒事的時候就在片場放煙花，做喜歡做的事就是看流星。他還專門請了在英國教王室畫畫的老師教他畫畫，從中體悟生活。他甚至上了4天3夜的禪修班，在簡陋的房屋中感受自己。

楊絳先生說：世界是自己的，與他人無關。而梁朝偉正是將這種簡單活到極致。

美國埃默里大學教授馬克說過：“一個人

到兩次；床上擺放了各種各樣的玩偶……

美國哈佛商學院研究發現：幸福感強的成功人士，居家環境往往乾淨整潔；而不幸的人通常生活在凌亂和骯髒中。

《孟子》中有這樣的成語：心為物役，指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追求退居第二位，而為物所累的慾望佔據了第一。

什麼都想佔有、什麼都捨不得扔的人，内心充滿了貪婪與恐懼，而愛與幸福就找不到相應的位置。

《增廣賢文》中有這樣一句話：良田千頃不過一日三餐，廣廈萬間只睡臥榻三尺。

微信，將朋友圈刷到沒有新動態為止；打開微博，看熱搜榜單上的明星又出了哪些緋聞；打開知乎，看今天又有哪些人分享了他們新編好的故事。

我們已經沉不下心來好好讀完一本書，我們已經不去想上個禮拜自己曾經做過什麼；我們和其他人衆口一詞一遍遍重複着網絡新詞彙，我們對廣告長度和軟度的忍耐力越來越強，我們不知道除了被別人投喂信息之外還能怎樣學習、怎樣思考……

我們的思維，已經被過量的信息給堵塞住了。

太多的信息，以碎片的形式存在腦子里，沒辦法系統運用，到頭來只

會讓自己對所有的事物淺嘗輒止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們關注明星的八卦、關注別人的私事，甚至多過了關注我們自身。

那些毫無意義的八卦、充滿戾氣的評論、浮于表面的論斷，不僅會左右我們的判斷，還會讓我們充滿焦慮。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深度思考、適當放空、化繁為簡的能力，這需要我們學會過濾多餘的信息。

幾條建議：

精簡信息輸入的源頭，減少使用社交網絡，戒掉沒事就刷朋友圈、微博的習慣；

減少關注娛樂、社會新聞的次數，關注的對象寧缺毋濫；

比起短時間內看很多本書，不如將一本書重複讀上3遍，每一遍你都會有不一樣的體驗；

搭建屬於自己的閱讀、學習體系，學會提問、學會深入思考問題，拒絕人云亦云。

身處知識信息過載的時代，唯有化繁為簡、為我所用，才能沉淀，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情。

這個世界太過浮躁喧囂，容易讓人迷失自己。享受一些真正簡單而可貴的東西，才能體味到人生的真諦。當你很想改變，卻又無從下手時，不如從定期扔這三樣東西開始。

丟掉不捨和執着，相信你的人生也會因此得到轉機。

定期扔這幾樣東西，你會活得更有質感

成熟的標誌之一，就是明白每天發生在我們身邊99%的事情，對於別人而言根本毫無意義。”

放棄無用的社交，專心做自己喜歡做的事，因為人生最曼妙的風景，是內心的淡定與從容。

二、扔掉過分的慾望

室友逛學生街時，看到路邊有衣服清倉大甩賣活動，花了不到五十元淘了兩件短袖T恤。回來後



她興奮地跟我說：“你看，這件是趙麗穎同款，才花了不到三十塊。根本看不出不這麼便宜吧！”怎麼會看不出來從材質到做工，無一不在暴露着偷工減料和廉價的事實，就算是同款，與真貨的差距實在太大。

室友就像一個無可救藥的囤積症患者。書架上一排新書從未拆封，橫七豎八地堆積在那，蒙上厚厚的一層灰；衣櫃里滿滿當當都是質量低劣、剪裁粗制濫造的淘寶同款，每一件都穿不

到我們不需要的，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垃圾和廢物，但

我們卻從來

沒有想過如

何去處理它們。

習慣了，麻

痹了，溺死其

中而不自知，

只覺得生活

像死水一般

毫無生氣。

然而，梭羅

說：一個人，

放下的越多，

越富有。不

如學會斷捨

離，清空環

境、清空雜念，重新拿回駕馭生活的主導權，而不是淪為生活駕馭的奴隸。

斷捨離是日本諮詢師山下英子提出的概念。

斷 = 斷絕不需要的東西；捨 = 捨棄多餘的廢物；離 = 脫離對物品的執着。

三、過濾多餘的信息

最近，我覺得自己患上了手機焦慮症。每

天早上一睜開眼睛，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機。打開